



与巨人对话

——纪念歌德 巴尔扎克
普希金 海明威

黄晋凯 主编



华文出版社

与 巨 人 对 话

——纪念歌德、巴尔扎克、普希金、海明威

黄晋凯 主编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巨人对话：纪念歌德、巴尔扎克、普希金、海明威/黄晋凯主编.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1

ISBN 7-5075-1001-8

I. 与… II. 黄… III. ①歌德, J.W.V. - 文学研究 - 纪念文集
②巴尔扎克, H.D. (1799~1850) - 文学研究 - 纪念文集③普希金, A.S. - 文学研究 - 纪念文集④海明威, E. - 文学研究 - 纪念文集 IV. I10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2027 号

责任编辑：姚语文 杨新明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http://www.hwbs.com> E-mail: Webmaster@hwbs.com

电话 (010) 83086853 (010) 8308666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东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11.5 印张 25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纪念伟大作家
沟通中外文化

题 1999 年年会
季羡林

1999 年 4 月 9 日题

前 言

黄晋凯

1999年，站在新纪元的门槛上，我们惊异地发现，不少历史性的伟大作家的诞辰，都与这个特殊的年份相关：1899年诞生的有海明威、博尔赫斯、川端康成、纳博科夫等；1799年诞生的有巴尔扎克、普希金；1749年诞生的有歌德……如果更详尽地查阅资料，我们也许会找到更多在这一年里值得纪念的作家。

为了使我们的研讨相对集中、并更加贴近教学的需要，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选择了四位作家作为今年年会纪念和讨论的对象——歌德、巴尔扎克、普希金和海明威。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流派，他们偏爱不同的题材、擅长不同的体裁、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但是，他们都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座座“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纪念碑”，巍峨耸立，成为世界各民族人民共享的精神财富。

这次纪念研讨会，题名为《与巨人对话》。我们面对的是一位位文化巨人。他们创造了奇迹，也包容了历史的芜杂。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往往就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猜不透的谜，令后人高山仰止，也令后人皓首穷经而难尽其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考。于是，便代代相传地有了说不尽的话可说；于是，便有了20世纪末的这场“对话”。

大凡传世的文豪，都具有视创作为生命的特点，或者，换个现代的说法，创作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当我们在作家留下的字里行间寻觅他们的生命体验时，我们就在默默地和他们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进行着无言的对谈。对话本身就是在筛选、在抉择、在吸纳，同时，也是在诠释、在演绎、在丰富。人们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没有读者的介入，没有他人的参与，任何作品都只不过是一种“文献”，再高的价值也永远得不到完整意义上的实现。相反，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一代代各民族受众的读解，历史上的经典都会不断释放出新的能量，从而获得愈加充溢的生命活力。

我们面对的这几位作家，都是早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他们从本世纪上早叶开始就先后“来到”中国，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挚友。歌德、巴尔扎克和普希金作品的汉译，最早都可追溯到本世纪的世纪之初；普希金的抒情诗，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曾令多少青年男女为之倾倒，爱不释手；海明威这位出生入死的斗士，则比他的作品更早地亲身造访了炮火连天的中国。“好客”的中国人民，对外来文化是虚怀若谷的。

今天，我们中国学者在谈论这些西方的历史巨人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已更加广阔，研讨的基础已更加厚实。《巴尔扎克全集》、《歌德文集》、《普希金文集》和《海明威文集》的相继出版，标志着我国对这些作家的研究已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也表明我们对外国优秀文化的接受日趋系统化、规范化。

季羨林会长在给本次研讨会发来的贺信中指出：“纪念国外伟大作家，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它能促进人民间相互理解与友谊，使文化交流更趋活跃，这对加强人民间的团结会有很大的作用，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更是极端重要的。”

以“对话”代替“对抗”，是人心所向，时代的潮流。文化交流是民族间对话的最佳方式之一。优秀的文学作品，沉积着一个民

族的情感思绪、行为方式、生存状态、思维模式、乃至语言特点。人们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或感兴趣的東西，从而获得对陌生的某种直感认知。文学艺术的交流，导向的是心灵与情感的沟通，而无利害得失的理性计较。艺术无国界。在美好的艺术王国里，人们是可以率先体味“大同”的愉悦的。

“对话”，意味着一种平等。

对伟大作家的崇拜和以平等的心态进行辨析，应当是平行不悖的。

学者间的“对话”，不论是中外学者间、还是本国学者间的“对话”，都应体现平等的精神。政治上的霸气，学术上的霸气，均不足取，是有害无益的。因此，在这本论集中，人们可以读到各种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观点。例如，对歌德《浮士德》的解读，对巴尔扎克创作方法丰富性的理解，海明威应归于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他笔下的“硬汉”与“迷惘”的关系，等等等等。这些论题的争议空间无疑都是很大的，而从不同视角的切入，都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迪。

研讨问题需以全面而可靠的资料为依据，这是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中国人研究外国问题时，这一点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注意到，本集中的许多优秀论文，都能从第一手资料出发深入论题，而不是靠纯粹的推演，不是靠远离文本的妄测。但毋庸讳言，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有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而作为教师，如果把一种不甚谨严的学风传授给本已相当浮躁的学子，更将后患无穷。我想，这应是大多数为人师表者所不愿看到的。

2000年的新年钟声即将敲响。有人认为这是新世纪、新千年的开始，也有人认为这只是旧世纪、旧千年最后年份的发端。搅乱我们判断力的，就是那个既可以代表起点，也可以代表终点的“0”字。其实，时间原本是无始无终的，任何刻度都是人的创造；其历

史性意义都是人的赋予。当 2000 这个奇异的数字凸现在我们面前的“瞬间”(无论它意味着什么),我所困惑的是,人类究竟该不该重复浮士德博士那句“你真美啊,请停一下吧”的慨叹呢?!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末于京西无味斋

目 录

001. 前 言 黄晋凯

001. 永恒的矛盾 不息的追问 马小朝
012. 论《浮士德》的神学内涵 肖四新
024. 在“狂飙突进”的起点上 王化学
035. 歌德文学的“东方情结” 孟昭毅
046. 中国现代思想进程的见证人 凌 敏
057. 郭沫若与歌德 袁荻涌

065. 永远的巴尔扎克 黄晋凯

071. 《人间喜剧》的魅力 艾 珉
101. 《人间喜剧》——一个可能的世界 傅修延
110. 多元合一的巴尔扎克 曾思艺
120. 巴尔扎克与现代主义文学 冯 茜
126. 《夏倍上校》与《禁闭》 肖淑芬
135. 《高老头》“父爱”新解 杨正和
139. 《人间戏剧》还是《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全集》编校组

143. 我国对普希金作品的翻译、教学和研究 李明滨
153. 论普希金抒情诗美的魅力 周成堰
170. 真诗无诗 张唯嘉
179. 俄罗斯近代文化的一座丰碑 于胜民

189. 雅利安故事和中国金鱼 郁龙余
194. 普希金伴随库尔班·巴拉提开拓诗歌创作空间
韦建国 吴孝成
205. 海明威与现代主义 龚翰熊
222. 海明威与二十世纪：一个凝固的主题 毛信德
241. 海明威没有迷惘 邹 溱
249. 硬汉神话的建构与消解 于冬云
256. 海明威的现代人类文化意识 刘延明
265. “硬汉”心中的美好愿望 李 岩
277. 从象征走向哲理 冉东平
283. 论海明威的人格对其作品的深刻影响 王 晶
293. 透析海明威 江 龙
303. 与萨特不谋而合 许 健
316. 海明威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谷启楠
324. 试论海明威小说中的重复 李迎丰
337. 世界是怎样看待“世界文学”的？ 许汝祉
346. 我国文学翻译管窥 贺祥麟
357. 后 记

永恒的矛盾 不息的追问

——《浮士德》悲剧意蕴的再阐释

马小朝

歌德的《浮士德》具有广泛丰厚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内涵。它既有对世纪社会景况的反映，又有对文艺复兴以来历史变迁的展示；既有下层社会的世俗风情，又有上层阶级的宫廷纷争；既有对旧封建主、教会的辛辣讽刺，又有对时髦的新兴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温和揶揄；既有对魔鬼创造天才的赞美，又有对上帝无限慈爱的颂扬；既有文艺复兴以后人的解放的回音，又有宗教改革以来人性神化的认同。这一切互为对立矛盾的因素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内在张力，它使诗剧在哲学意义上既是社会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的写照，又是人类历史与伦理矛盾的说明；在文化心理上既是希腊精神的张大，又是基督精神的宏扬；在文学模式意义上既是杀母杀父故事的继续，又是失去乐园故事的延伸。这种内在张力终使诗剧的历史文化纵深度获得了极大的拓展，使其具有了挖掘不尽、阐释不够的深远意蕴。而贯穿诗剧所有矛盾的中轴就是主人公心灵的永恒矛盾及其对生命意义永不满足的追问。这矛盾和追问引出了主人公人生行动的发生、发展全过程，它也渗透于主人公思想、行为方方面面的细节中。可以这么说，主人公浮士德就是一个在内外矛盾中不断努力进取，又不断怀疑自责的复杂人物形象。这也就是我们阐释《浮士德》悲剧意蕴的切入口。

所谓外在矛盾，指的是浮士德经验追求中的矛盾，即获取与阻挠、追求与挫折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终因梅非斯特的魔力而轻松

地获得了解决。如果我们将这种矛盾看做西方资产阶级从文艺复兴以来历经艰辛与痛苦同封建主、教会反复较量、反复斗争的象征，甚至还看做是人类征服改造自然以及从野蛮向文明艰难迈进的象征，那么，这一切终因进步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的历史必然性而获得了解决。所谓内在矛盾，则指的是浮士德超验追求中的矛盾。是他永不满足的向善理想与社会历史现实的矛盾。从本质上讲，它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中理性与感性、历史与人伦亘古矛盾的象征，也是西方文化从古以来，古希腊精神与基督精神相互矛盾的象征。这种矛盾永远不可能获得彻底的解决。它们只会在历史的变迁中展示其改头换面的新姿态，同时在相应的文学世界里崭露其千变万化的新面貌。这种新面貌在《浮士德》中的具体显现就是主人公浮士德心灵中永不消解的内在矛盾。当然，作为人类心灵栖居家园的文学世界，在使矛盾凸现之时，也就是使矛盾化解并归于审美和谐之时。那么，浮士德的内在矛盾又是如何凸现并化解从而走向和谐的呢？在诗剧中，浮士德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努力和心灵追问，最后得到了“智慧的最后总结”，就是其矛盾展开并化解的全过程。

第一阶段是书斋思辩阶段。

这里展开的是究尽哲学、法学、医学、神学并“牵着学生们的鼻子，上上下下，纵横驰骋”的浮士德博士与总感到自己无法“认识是什么将万物囊括于它的最深的内部”的浮士德老人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实质是中世纪时期为代表的书斋学问与天地自然之间相互阻隔的象征。浮士德作为一个精通中世纪四大学科的学问家却忧郁地感到自己困厄于书斋思辩的牢笼中而疏离了与自然人生的鲜活关系。于是，他痛苦地发问：“为何你的心在你胸中惴惴不安？为何有一种难说的苦情将你的生命活动阻拦？天主给自然创造人类，你却避开生动的自然”。^①他宣称：“起来！逃往广阔的国上！”^②于是，浮士德打开了诺斯特拉达姆的神秘书，观看宇宙的灵符，寻求对大自然奇观的解读。他感叹：“从这些纯洁的笔划之间，我看到创造的自然在我心灵前呈现。……好一个奇观，可惜！只是个奇观！我

从何处掌握你，无限的自然？”^③于是，他召唤地灵。地灵是尘世生命力和创造精神的化身，是“生命的浪潮，事业的狂风。”其特点是永远活动不息。浮士德突然发现自强不息的自己与地灵在精神上极为接近。可是，地灵却无情地告知他：“你肖似你所理解的精灵，不像我！”^④浮士德的确不像真正的地灵，他从中世纪的书斋学问转向诺斯特拉达姆神秘学，虽然是从旧的经院学问转向了新的关于自然的知识，但仍只是从书本往书本的转移，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把自身投入于广阔的自然、创造的天地。浮士德此一阶段的内在矛盾也就是中世纪时期西方知识分子一直挣脱不开的精神情结。关于世界、关于人生、关于上帝、关于罪孽与善良、关于痛苦与幸福就是他们始终难解的形而上困惑。文艺复兴的崇尚自然之风吹开了他们的心扉，地灵的当头棒喝，更似人文主义运动的春雷，轰毁了他们旧有的价值支撑，使其陷于无所归依的惶惑与绝望之中。于是，浮士德仪式性地死去了。虽然他并没有真正饮下手中的毒酒，但他却以直面死亡的壮举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而上演了一出凤凰涅槃似的死亡和新生的悲剧。远处飘来的教堂的复活节钟声和唱诗班的歌唱声，就是经宗教改革洗礼后的上帝的声音。它召唤浮士德以勇于实践的人生方式去追问、领悟生命的意义。于是浮士德走出了书斋，他来到由学徒、使女、学生、城市姑娘、兵士、老农等组成的民众之中。他欣然感叹：“我已经听到村民的喧嚷，这是民众的真正的天堂，不论老和少都欣然欢腾；这里我是人，我能做个人。”^⑤他领受了老农清凉的一杯酒，并向围成一圈的群众祝福。洗心革面后的浮士德再回到自己的斗室时，终于感到：“理性又在开始抬头，希望又在开始出现，人们向往生命的溪流，人们向往生命的源泉。”^⑥他思索着将《新约》第一句译为：太初有言—太初有思—太初有力，最后满怀自信地写下：“太初有为。”^⑦希腊文 Logos 终于被赋予了经宗教改革精神洗礼后的新的意蕴。这时候，上帝派来的梅非斯特正逢其时地来到了浮士德的面前，他要把撒旦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再演一次。它要诱惑曾经失去温馨乐园的人类再经历一次走

向世界的壮举。梅非斯特代表上帝与浮士德再一次立约。它要浮士德从书斋的思辩、理论的玄想走向历史现实中的劳作与获取、辛苦与丰收，从而再咀嚼、领悟一次人类痛失乐园的历史真谛。对浮士德来说，这既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号召，也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天职差遣。由此，浮士德毅然地听从了这号召与差遣，跟从梅非斯特从形而上的思辨走向了形而下的实践。

第二阶段是社会实践阶段。

梅非斯特让浮士德喝了恢复青春生命的魔汤，而后将其引入于爱情的烈火之中。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最简单又最复杂、最初级又最永恒的命题，也是西方人在挣脱中世纪精神禁锢后，已然畅饮的人生甘露，也是文艺复兴人性解放的最集中象征。所以，浮士德有权利也有机会与格雷辛姑娘相爱。但是，爱情的自由获得，以及由爱情所象征的人类自然权力与欲望的满足，是否就是人生矛盾的消解并归于和谐呢？浮士德与姑娘的爱情使姑娘失误害死了自己的母亲，使浮士德失误杀死了姑娘的哥哥，还使姑娘溺死婴儿而身陷囹圄被判死刑。这无可奈何的内在矛盾及其悲剧结局无疑是古希腊杀母杀父故事的新世纪翻版，它也是文艺复兴乃至西方历史亘古矛盾的延续。它击碎了浮士德追求爱情幸福的人生梦想，从而也使他充分领略到以爱情为象征的尘世生活的幸福仍然包藏着人生的苦果，因而终难消除心灵的内在矛盾，因而也决无希望满意地解答人生意義的追问。当然，反过来说，以爱情为其象征的追求人生幸福的权利，毕竟又是上帝允准并鼓励的人生行为，它的负面罪孽已经由十字架上横死的耶稣给予了永恒的赦免，人只要明了并勇于承认自己的罪孽，也就有了获救的机会。所以，格雷辛拒绝了浮士德帮助她越狱的请求，坚定地选择了听从上帝裁判的决定，所以，天上传来了声音：获救了。^⑧这无疑又预示了心怀心灵自责与忏悔的浮士德仍然拥有获救的机会和可能。

浮士德怀着对人生意义不满足的追问，他又随梅非斯特来到一个皇帝的宫殿里，投身于以宫廷活动为其象征的社会政治活动。这

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又一重要命题，也是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的西方资产阶级试图捣碎封建社会大厦、建立新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运动的象征。浮士德建议皇帝发行纸币、发掘地下宝藏，也就是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后加剧对大自然开发掠夺、加速资本流通积累的历史性举措的象征。或者说，也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建立新政权象征。那么，新政权建立后固有的历史矛盾会消除吗？政权的更迭真的就是永恒正义王国的实现吗？人类历史也就果真从此进入自由、平等、博爱的乌托邦了吗？浮士德虽然帮助皇帝渡过了暂时的财政困难，却引起了相应的骚乱，甚至战争，因而没能阻扼社会悲剧的继续上演。浮士德从事政治活动的结果仍然是内在矛盾的延伸，人生意义的追问仍然悬浮于虚无之中了无解答。这其实也是西方人经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普遍心理困惑。特别是法国革命断头台下的鲜血成河更使胸怀人类社会美妙理想的知识者对历史前景充满了深深的疑惧。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早已揭示了的人类历史二律背反法则仍然在以空前剧烈的形式发挥着自己的“辩证狡獪。”

不息追问的浮士德在梅非斯特帮助下看到了古希腊美女海伦。浮士德过去的学生瓦格纳又在梅非斯特的帮助下制造了一个“人造人”。“人造人”于是带领浮士德回到了古希腊神话世界。象征古典美的海伦与来到希腊神话世界的浮士德结了婚，生了奔放不羁的天才欧福里翁。他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不断向天空腾跃、翱翔，无限制地向上追求、飞升，终从山岩上跃入空中，坠落在父母脚边摔死了。海伦在大痛之中，听到了儿子从地府下所发出的对母亲的呼唤。她拥抱着浮士德，也消失了，只余下一件衣服托着浮士德回到了现实世界。这种寻求艺术之美的追求，终归只是历史现实之外的审美理想。它是人类永恒追求而又命定遥远缥缈的所谓审美解放。它尽管绚丽美妙、五彩缤纷，但毕竟飘浮不定、虚无空幻。它其实是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的浪漫主义运动（包括浪漫主义文学、哲学等所有浪漫主义文化活动）的象征性归宿。由浮士德

追求艺术美为其象征的浪漫主义运动实际上是相对于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以来历史理性主义发展进步的一次价值性的张狂放纵。当然，它并不拒斥历史理性，因为，浮士德与海伦的奇妙结合所依靠的仍然是梅非斯特的魔法，包括梅非斯特所扮演的希腊女妖福耳库阿斯的诡计。但是，它毕竟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物质主义进取敲响了一阵精神理想的警钟长鸣。

浮士德的形而下社会实践，经过了爱情、政治、艺术美这三个阶段，全部以内在矛盾充斥的悲剧而告终。浮士德对人生意义的不息追问也由于内在矛盾的纠缠难解而未能得到满意的解答。由此，浮士德的求索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形而上的围海垦田、重建此岸乐园的阶段。

上帝的伊甸园已在人类历史序幕拉开的那一瞬间便失落了，从此，人类历史再也没有了和谐与安宁，浮士德心中那始终无以消解的内在矛盾便是其明证。于是，浮士德在梅非斯特魔法帮助下获得了一块海边领地，他要在此围海垦田，重建人类的此岸乐园，他又在梅非斯特的魔法帮助下很快筑好了大堤，围垦了大片的土地。浮士德希望有人到新土地上去居住，以实现他再建此岸乐园的狂想。他还希望在一派树木之间的高地上塔起一座高架，登高望远，欣赏人类精神的伟大创造。但是，一对执拗的老夫妇却拒绝搬入新地，也拒绝出让自己树木所在的高地。梅非斯特于是以强行的威吓、驱逐，吓死了这一对老人，并焚烧了他们的房屋，还打死了一个前来感谢老人救命之恩的旅人。浮士德大为伤心，重建此岸乐园的壮举所翻开的第一页居然是那个古老的拿伯葡萄园的悲惨故事。^⑨第三阶段的形而上理想终于也以悲剧性结局而告终。此时，远处飘来了四个灰色的影子，它们是匮乏、罪孽、忧愁、困隘。其中三个因为“门关得紧紧”，“里面住一富翁”而飘飘离去。因为匮乏与困隘属浮士德能够借助梅非斯特的魔力而得以应付的外在阻隔，也是文艺复兴以来所高扬的历史理性能够解决的外在矛盾。罪孽则由耶稣基督的受难而获得了一次性清算，也是宗教改革再次吁请上帝后获得

了认可的情感支付。然而，忧愁却是浮士德无以排遣的心灵阴影，因此，只有她可以从钥匙孔里钻进去并感到适宜。浮士德虽然与忧愁有一阵理直气壮的口头争论，但仍然被她吹了一口气而眼睛失明。

生命有限，追求无限。希望到失望，失望到新的希望。永无内外在的和谐、永无生命意义的满意回答。梅非斯特眼见浮士德生命将尽，不由得高兴地驱动鬼怪们掘土挖坟。浮士德听见铁锹的声音，还以为是服役的民夫在继续筑堤围垦，禁不住充满信心说：“我为几百万人开拓疆土，虽不算安全，却可以自由居住。原野青葱而肥沃；人和牛羊就能高兴地搬到新土地之上，立即移居在牢固的沙丘附近，这是由勤劳勇敢的人民筑成。里面的土地就像一座乐园，尽管外面的海涛拍击到岸边，如果它贪婪成性，要强行侵入，大家会齐心奔赴，将决口堵住。”^⑩就在这一瞬间。就在这生命将如燃尽的蜡烛而熄灭的时刻，浮士德却突然从他一生的虚无追求中，悟出了人生的伟大意义。不由万分激动地说：“是的，我就向这种精神献身，这是智慧的最后总结：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因此，在这里，幼者壮者和老者，都在危险中度过有为的岁月。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那时，让我对那一瞬间开口：停一停吧，你真美丽！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永世永远不会消逝。——我抱着这种高度幸福的预感，现在享受这个最高的瞬间。”^⑪就在这得到“智慧的最后总结”要“享受这最高的瞬间”的一刹那，浮士德倒在地上与世长辞了。

从形而上的书斋思辨到形而下的社会实践，再到形而上的围海垦田、重建此岸乐园，浮士德度过了他生命的有限岁月。他役能从任一阶段的外在成功中获得内在矛盾的解决，因而也没能从任一阶段的现实胜利中获得心灵的欢悦。但浮士德终于在告别尘世的一瞬间而大彻大悟。他发觉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矛盾的解决，因为矛盾就是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据，就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生命的